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 2572
11 March 1985

CHINESE

第二五七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3月11日星期一下午3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

<u>成员国</u> ：澳大利亚	伍尔科特先生
布尔基纳法索	巴索勒先生
中国	凌青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埃及	哈利勒先生
法国	德克默拉里先生
印度	克里什南先生
秘鲁	卢纳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	穆罕默德先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奥乌多文科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克拉克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0750室）。

下午 3 时 4 5 分会议开始。

悼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先生阁下

主席：我们沉痛的获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当今杰出的政治家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先生阁下的去世。安理会成员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基本责任；作为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安理会必须对契尔年科主席为全体人民的和平与安全的事业、停止军备竞赛和消除核战争威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表示赞扬。

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并代表其成员我要向苏联代表，并通过他向苏联政府、苏联人民以及死者遗属表示我们诚恳的哀悼。

下面我请安理会成员起立默哀一分钟。

所有代表起立，默哀一分钟。

主席：我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发言。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要代表苏联代表团向您刚刚代表安全理事会成员所作的发言表示诚恳的感谢，并感谢您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去世所表示的悼念。

苏维埃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一位杰出的党和国家官员，一位加强和平与国际合作事业的坚定战士去世了。他在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崇高职位上的活动使得他在全世界赢得了巨大的尊重。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把他的一生都贡献于忠诚的为苏联人民服务，他将永远留在苏联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的回忆中。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关于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去世于1985年3月11日的电报中强调了苏联外交政策的一贯性，其电文如下：

“苏联过去和现在都尽一切可能加强社会主义集团、在全世界巩固社会主义的地位、避免核灾难和确保持久的和平。”

“我们希望看到，并坚持努力实现停止军备竞赛和避免外空军事化。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全部销毁整个地球上的核武器和完全消灭核战争威胁。”

“苏联一贯坚定地赞成，并将继续赞成建设性的对话和导致减缓国际紧张局势及在全体人民和国家之间建立信任、合作与相互谅解气氛的现实措施。”
苏联代表团将把在这里表达的悼念转达给苏联政府、苏联人民和死者遗属。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2月25日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6983)

主席：根据安理会在前几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我请黎巴嫩代表在安理会会议桌旁就座；我请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古巴、民主也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约旦、卡塔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越南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法胡里先生(黎巴嫩)在安理会会议桌旁就坐；杰乌迪先生(阿尔及利亚)，瓦西乌丁先生(孟加拉)，奥拉玛-奥利瓦先生(古巴)，阿勒菲先生(民主也门)，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尼塔尼胡先生(以色列)，萨拉先生(约旦)，阿卡瓦利先生(卡塔尔)，阿拉-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莫斯菲尔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黎金中先生(越南)和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主席：我想通知理事会各成员国，我收到了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尼加拉瓜、巴基斯坦、波兰、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和苏丹代表的来信，在这些信件中，他们要求被邀请参加安理会这一议程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如果理事会同意，我提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以及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有反对意见，就这样决定了。

应主席的邀请，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切萨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阿拉塔斯先生（印度尼西亚），伊卡萨—加利亚德先生（尼加拉瓜），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诺瓦克先生（波兰），西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萨雷先生（塞内加尔）和赫·亚当先生（苏丹）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民主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1985年3月7日的来信。该信的内容如下：

“我荣幸地请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安理会的惯例，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联合国常任观察员泽赫迪·特尔齐先生参加对安全理事会的议程项目‘中东局势’的审议。”

该信已作为文件S/17011散发。

民主也门的提议并不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的暂行议事规则的第37或39条提出的，但如果安理会认可，参加讨论的邀请将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根据第37条邀请会员国参加时一样，拥有同样的参加权。

是否有安理会的成员希望就此提议发言？

克拉克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反对将巴勒斯坦解决组织看作是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给予其参加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权利。我们一贯采取的立场是，根据安

全理事会议事规则 的条款，安全理事会可以听取代表非政府实体的人士表达意见的唯一法律基础是第39条。

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支持不要对第39条进行狭义的解释，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也同样不反对。然而，我们反对特别地，临时性地偏离有秩序的程序。特别是，美国不同意安全理事会最近的做法，这种做法似乎是通过偏离议事规则，有选择的试图提高那些希望在安理会发言的人的威望。我们认为这种特别的做法是没有法律基础的，是滥用了议事规则。我们认为，安理会的程序的完整性是十分重要的。

基于上述原因，美国要求主席先生将提议的邀请付诸表决。美国将投票反对。

主席：如果没有其他成员希望发言，我将认为安理会准备就民主也门的提议进行表决。

就这样决定了。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布尔基纳法索、中国、埃及、印度、马达加斯加、秘鲁、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澳大利亚、丹麦、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表决的结果如下：10票赞成、1票反对和4票弃权。提议获得通过。

应主席的邀请，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会议厅侧为他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伍尔科特先生（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刚才在就安理会讨论的问题进行表决时弃权。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应当同不是国家的其他组织或实体的代表一样，在同样的基础上得到适当的邀请参加。如果支持了这一将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成员国同样的权利的措施，那么就意味着澳大利亚是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澳大利亚并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而且，只要它继续否认以色列的存在权利，澳大利亚就仍然不会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澳大利亚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了巴勒斯坦人民中相当大部分人的意见，应当被包括在寻求全面解决的进程之中。然而，澳大利亚认为，只要巴解组织继续否认以色列的存在权利那么它建设性的参加这一进程的机会是有限的，也许根本就不存在。

原则上，澳大利亚并不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安理会的会议。我们的反对完全是针对提出这一提议的基础，这一点是清楚无误的。

比尔林先生（丹麦）：丹麦代表团在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安理会辩论的投票中弃权。我国代表团这样做所遵循的是安全理事会自己制定的议事规则。今天所遵循的程序显然是为了给予巴解组织以类似于联合国会员国的地位。这并不能反映巴解组织同本组织的真正的关系，因此，我们不能支持这一提议。

然而，这不意味着我国代表团反对巴解组织在本次辩论中发言。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第一个发言的是黎巴嫩代表，我请他发言。

法胡里先生（黎巴嫩）：首先，我代表黎巴嫩和黎巴嫩人民，向友好国家的代表、苏联代表团，并通过它向苏联政府和人民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先生去世表示最诚挚的哀悼。

以色列作为的不断升级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楚。这些作为正变得越来越残酷，但是绝不要以为我们的决心将会动摇，我们将改变自己的立场。

就在今天早晨，以色列军队对利塔尼河北部的扎拉里耶村进行了大规模的袭击，以色列几周前刚从这一地区撤出，那里现在还有一小队黎巴嫩军队。在这件事上我们接到的最初的消息是，以色列军队以大量的坦克和运兵车包围了这一村庄，对村庄进行轰炸，然后进入村庄并抓走了24个居民，在这些人的家属面前把他们用机枪射死。这些部队也对正在保卫村庄及其居民的黎巴嫩部队开火。一些士兵受伤，另一些人被逮捕。村民与黎巴嫩士兵一起保卫村庄，抵抗以色列侵略者。

这些战斗仍在继续，以色列海军沿着赛伊达以北黎巴嫩沿岸轰炸附近的村庄。以色列军队的这一升级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事件。他们在黎巴嫩村庄里不断进行屠杀。没有任何可以说服他们停止的方法。如果这些部队的行动继续升级的话，如果他们继续无视《日内瓦公约》和有关人权的公约的条款的话，如果他们继续越过利塔尼河并进入这一地区和对黎巴嫩军队和村庄进行非人道的进攻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确定这次撤军是象这些部队所说的那样真正的撤军呢？我们怎么能够确保我们人民的安全？我们怎么能够保护他们的财产和权利。

以色列的野蛮行径已经开始升级。这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而这些后果将会不利于以色列本身。本理事会面对这些残暴行径怎么能够再继续保持沉默呢？安理会这一次至少应该表明它是能够负担其责任并值得人们对它的信任。

甲盛实先生（泰国）：今天早晨我们极其悲痛地获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康斯坦丁·契尔年科阁下去世。他的去世对他的伟大的国家的人民和政府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对于那些高度评价他的贡献，并对于他为了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特别是在裁军领域里起更大作用抱有很大期望的人们来说也是一个重大损失。

因此，我代表我们代表团也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政府和人民、向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以及死者遗属表示哀悼。

我国代表团一直非常关注最近几天以色列部队对黎巴嫩南部平民进行的残酷报复令人不安的消息报道。诸如不经适当法律程序进行滥杀，毁灭家园，以及其他超过军事需要的措施显然是特别违反了《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

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公约》很有必要地为在该地区进行管理的占领国规定了严格的责任。因此，以色列有责任在这些方面使国际社会感到满意。并停止任何这类行为。以色列代表前几天在本理事会的发言实际上还没有解除我国代表团在这方面的顾虑。相反，我们的顾虑由于这些非人道的行为继续下去很有可能对该地区的和平与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后果而增加了。最近在马拉卡的事件肯定会激起怨恨并进一步恶化紧张局势。

在这件事情中，泰国关于《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立场是很清楚的。我们谴责所有针对黎巴嫩南部平民的违反上述公约条款的做法和措施。

显然，这次流血和痛苦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以色列部队继续非法占领黎巴嫩领土。这种占领反过来也导致黎巴嫩人民的抵抗的升级。因此，为了使所有各方不再进一步流血和遭受痛苦，必须消除这一根源。出于这个理由，我国代表团很满意地获悉以色列撤军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并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撤军。随着困难越来越大，迅速地和不中断地把以色列军队全部撤到黎巴嫩得到国际承认的边境之外一事已变得更加紧迫。

泰国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有关各方的尊重。因此，我国代表团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整个黎巴嫩领土上建立起权威。

第二，不允许干涉黎巴嫩内政。为此，所有的外国部队必须撤出黎巴嫩，除非黎巴嫩政府行使其主权，做出其他的选择。

第三，所有有关的安全理事会决议都必须得到执行，不得拖延。

第四，必须考虑到有关各方的正当要求，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在进行撤军时，不得对平民人口，包括巴勒斯坦难民采取镇压性措施。这些平民陷于各方交火之中，这已是非常不幸的事了；让他们成为占领部队有组织行动的受害者，事情就更加悲惨了。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上说，以色列当局将竭尽全力，制止杀人行为，我们希望，他指的是双方的杀人行为。如果在现在正进行的撤军完成之后，有关各方都感到憎恨和受耻辱，那不是更糟吗？

目前困难的部分原因是，在没有公正监督和保护的条件下，没能达成能够确保安全，特别是平民安全的安排。如果直接有关的各方之间能够达成安排，平民的安全必将得到加强。因此，我们对拿库拉会谈的失败感到遗憾。

在这一微妙阶段，不断增多的困难似乎加剧了平民的困境，而且使得撤军进程复杂化，进而又延长了平民的苦难。因此，我国代表团同大家一道，呼吁尽快恢复拿库拉会谈。我们希望，能够达成一项协定，使以色列能够尽快地、不受阻碍地完成撤军。这方面，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秘书长和他的代表所作的主动努力，以及他们为恢复会谈而正在进行的斡旋工作。

因此，我们对安全理事会目前讨论的决议草案中只字未提这一要点感到遗憾。

泰国代表团认为，尽管局势已有变化，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依然是有用的。或许可以说，最近事态的发展使得联黎部队使命的继续变得更加必要也是不无道理的。

我们应该感谢提供部队的各国政府以及部队的官兵们，他们在冲突最终得到解决之前承受着牺牲。因此，安理会应该认真关心处在目前困境中的进行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人员的安全。我国代表团震惊地获悉，一些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人员，因为其国籍和他们的国家政府作为联合国主权会员国在安理会采取的立场，而受到威胁。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最好安理会能采取主动，以减轻人们这方面的担心，对任何会员国在安理会行使其特有权利方面进行暴力威胁表示痛惜。

我们同样遗憾地注意到，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没有具体提到联黎部队。

上述泰国的基本立场是我国代表团对这一决议草案着法的基础，即：

第一，鉴于我们所处理的问题是大家都关心的一个人道主义问题，因此，我国代表团强烈赞成通过一项协商一致的决议，或由大家协商一致的主席声明。

第二，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这一微妙阶段，如果以色列部队完全撤至黎巴嫩的国际边境这一进程能够完成，而不受中断或不必要的拖延，这将有利于所有各方的利益。因此，我国代表团对决议草案某些段落的措词有保留。特别是，在执行部分第一段，安理会应谴责所有违反国际法和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危害平民的行为和措施。

因此，我国代表团宁愿不把 S/17000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考虑的问题也只限于以色列占领地区的形势。鉴于泰国的基本立场，在谈了上述观点和正式保留意见之后，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同决议草案。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克卢维斯·马克苏德阁下，安理会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在第2568次会议上向他发出了邀请。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首先，我愿同大家一起，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不幸逝世，向苏联代表团表示哀悼。阿拉伯国家联盟组织以及全体阿拉伯人民无疑都感到悲痛，希望苏联新领导继续致力于和平、国际安全与发展。

刚才，我们听到黎巴嫩常驻代表法胡里由以色列占领军所引起的黎巴嫩形势最近的恶化。我只想引证一些以色列人今天所说的话：

“黎巴嫩部队已被告知不要干预国防军”——即所谓的以色列国防部队——“的行动。只是在它们向我们部队开火之后，它们才受到枪击，黎巴嫩3名士兵才被拘留”。

这听起来也许象一篇例行讲话，但是它在很大的程度上表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立场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黎巴嫩军队在自己的部分领土上充分行使主权，受到了以色列占领军的挑战，黎巴嫩军队正在自己的领土上保卫国土，反对以色列的行动，因为以色列的这些行动违反黎巴嫩的主权、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以及《联合国宪章》。以色列军队硬说，黎巴嫩军队阻碍以色列的行动。问题是：黎巴嫩军队在属于黎巴嫩的领土上是否有权阻止以色列的行动？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也许根本没有必要重提。但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是，用以色列的话来说，它们能够把最基本和明显的事实——得到法律承认的最明确的权力——变成可争论辩论和讨论的问题，这样使得我们这些站在受害者一边，坚持要求解决早就应该解决问题的人，看起来似乎是争论不休，成了一种累赘。

这就是以色列惯用的伎俩，其目的在于把最明确和基本的东西及黎巴嫩的权利变成可争论的问题，至少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来说是这样。我们还面临另一种情况，也就是玩弄词义把戏，对非常基本的情况也不例外。黎巴嫩南部人民抵抗占领，就象每一个体面的人面临占领的时候一样进行抵抗，但是他们突然被称着恐怖主义分子。以色列一再玩弄“恐怖主义”这个字眼，并且加以描绘，目的在于使它产生一种条件反射，这样在一段时间以后，当我们寻求解决基本问题的时候，就会在此变成争论的问题，而且在某种特定的时候，就会产生“公平和平衡态度”的需要。以色列非常轻易地把每一个客观现实当作争论的问题，因而把客观现实变成可争论而不是基本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其目的在于说服某些会员国采取所谓必要的客观态度，把侵略者以色列同侵略受害者等同起来。值的庆幸的是，这个国际机构并没有向这种伎俩屈服，但是这个伎俩被用来阻止安全理事会达成协商一致意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体现民主努力的最光荣的例子之一，把它说成是“恐怖主义”，事实上就是把这种抵抗列入崇高的范畴，在过去，有许多抵抗运动和民主解放运动也被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描绘成恐怖主义行动。因此，不管它们是否被以色列称为恐怖主义，这个问题无论从根本上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都是不

重要的，因为黎巴嫩南部的抵抗也同样反映出所有解放运动的历史传统，而正是这些解放运动导致了联合国这一机构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此外，在安理会中，以色列代表甚至心安理得地指出，“有某些基本设想是主权国家彼此间接受和期待的。”

从表面上来看，这显然是正确的说法，但是以色列说出这种话，就不免要问，是在谁的领土上行使主权呢？从立国到今天的这段时期中，以色列是否曾经也同样能够明确确定自己的主权范围，以便他国不会侵犯以色列的主权呢？因此，为了能够合法地主张主权国家有主权权利，必须使安理会能够要求以色列明确自己要求行使主权的领土范围，以免受到侵害。

事实恰恰相反，以色列显然侵犯许多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埃及的塔巴赫、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西岸的巴勒斯坦领土、耶路撒冷和加沙，还有黎巴嫩，这是这场辩论的主要问题。在1978年以前和从1978年以来黎巴嫩的主权不断受到以色列的侵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场辩论反反复复提出来的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拿古拉军事安排会谈还没有能够复会？

答案是非常明确和明显的。以色列仍然不愿意确定其撤出的时间表，不愿意遵守安全理事会第508(1982)和509(1982)号决议；这两项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撤出所有被占的黎巴嫩领土。

人们本来希望通过纳加拉会谈的办法来执行时间表，并使得有关撤出的安排尽可能顺利，最低限度地减少人类损失。然而，以色列之所以宣布撤退，并做出合乎逻辑的安排，撤出一部分领土，是由于它的占领遭到抵抗，代价沉重，以及它国内的所谓联合政府内出现困境；联合政府内一部分人觉得有必要在黎巴嫩南部取得明显结果，以使得以色列摆脱入侵黎巴嫩的罪行，另一部分人则寻求满足越来越多的反对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人的要求。因此，以色列宣布完全、立即撤出黎巴嫩只不过是企图牺牲黎巴嫩南部人民的生命，来摆脱其国内的困境和矛盾。

然后，有人告诉我们，只要以色列宣布准备撤出，我们就应该信以为真！

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是：1978年，以色列开创了一个历史性的先例，即它在宣布撤出黎巴嫩的同时，不但没有允许黎巴嫩的合法政府行使其充分主权，在黎巴嫩南部部署其部队，反而通过扩大以色列的雇佣军，企图继续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并提出了我已经多次重复过的论点，即取消黎巴嫩在其南部地区的主权。这一取消主权的论点导致了以色列于1982年入侵黎巴嫩。

因此，黎巴嫩政府以及那些热衷于恢复纳加拉会谈的人必须认识到，黎巴嫩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的时期，即1978年的假撤退，真占领。因此，恢复纳加拉会谈是安理会中许多成员的目标，同时也是黎巴嫩合法政府的目标。然而，由于有了先例，由于可能造成的危险，以及有关再度入侵的叫嚣，必须明确提出一个时间表，这是黎巴嫩人和以色列人在联合国范围内举行纳加拉会谈取得成功和可信结果的必要条件。

以色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黎巴嫩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在行使其主权，因此它继续声称，在黎巴嫩南部地区进行抵抗的人不是宗教狂热分子，就是其他什么人。看来，以色列不理解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即任何一个正直的人，当它的领土被强行占领时，都会本能地立即进行抵抗。正如拉宾先生刚才所说的那样，他们不明白人类在要求平等和尊严时，是不甘遭受屈辱的；屈辱必将导致起义和暴动，而且人人都确定，当占领者僭越权力，决定永久进行占领时，起义和暴动是合法的行动。

而且，以色列表面上声称撤出，实际上却保留了进行“报复”的行动，这实际上意味着以色列为了推行军事、战略、甚至政治上的霸权，决定把黎巴嫩南部作为抵押。以色列的企图是欺骗国际社会相信它准备撤出黎巴嫩南部，但实际上却为自己保留了在任何时候侵犯黎巴嫩主权的权利。当然，它这样做的借口还是进行自我防卫。

我并不想详细地谈论这些危险的理论和伎俩的来龙去脉。《联合国宪章》的基础是这样一个论点，即报复，不管是大规模的还是其他形式的，都是违反国际秩序和国际安全的。而且，以色列声称，当贝鲁特表示不安时，以色列感到受了委屈，而事情却是与以色列有关。

我们必须永远消除这种创伤。 贝鲁特是主权的黎巴嫩的首都。黎巴嫩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一个创始国，黎巴嫩是一个阿拉伯国家。 因此，它是整个阿拉伯世界对阿拉伯国家主权和对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所作的整个承诺的一部分。 有人企图说，我们将黎巴嫩说成是阿拉伯国家是因为受到压力，是因为受到来自叙利亚的压力，这公然违背了历史现实、国家承诺和人的尊严，因为黎巴嫩象叙利亚一样，对阿拉伯的民主、知识和文化复兴作出了贡献，并将继续作出这样的贡献。

此外，必须对任何以色列侵犯黎巴嫩的行为作出立即的反应。 令人惊讶的是，以色列经与黎巴嫩部队对峙，似乎说黎巴嫩部队对“恐怖分子”采取容忍的态度。 以色列并不理解黎巴嫩部队、黎巴嫩政府和黎巴嫩南部人民的心情。 它并不理解黎巴嫩部队、政府和人民都是一场真正的全国抵抗运动的组成部分。

以色列代表告诉安理会：

“至于以色列，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为此提出正当的理由。”（2568.

p36）

这不仅是在辩论中所作一篇发言的要点，而且是一种基本的心理状态，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决心，决心对抗任何人、任何体制、任何决议、任何力图限制一个实体的机构，这一实体采取对抗的态度，并出于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信仰，拒绝对其任何违反行为、任何征服、任何侵略、以及任何吞并承担任何责任：

“至于以色列，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这不需要证明什么？我指的是详细记载的违反行为和野蛮行径，对此，黎巴嫩代表不仅在今天，而且在整个辩论中都作了详细的阐述。 安全理事会成员提出的问题难道不值得一以色列答复吗？除了任意拒绝外，这些问题难道不值得一以色列作出答复吗？

“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这句话十分危险，因为以色列企图制造一种局势：在国际关系中，在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各项决议下，它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盗贼。 它企图使自己置于所有成员国已接受的责任之外。 它企图对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性制造一种反合法性。 事实上，它企图说，“我们不负有贵

任；我们不做出答复，对于这一点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

这种态度包括了进行更大的侵略，违反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祸根。这种态度是令人吃惊的，尤其是这是一个得到联合国批准的实体所采取的态度。为使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在意识形态上违抗国际社会的做法永久化，它使用了“铁拳”的说法。他并不需要使用“铁拳”的说法。我们已经看到了其所作所为的实质：用推土机推倒房屋，用炸弹杀害人民，违反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使人们无法处理。

当考虑“铁拳”和以色列的占领时，人们不仅要问，以色列有什么权利继续呆在黎巴嫩南部。正如黎巴嫩代表所问的那样，当已被确认为违反《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所作所为受到谴责时，难道现在不正是采取行动阻止以色列，并敦促它遵守《公约》的时候吗？

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我们被告知，目前联合国采取果断行动的时机还不成熟。上个星期，美国代表使我们大吃一惊。美国和黎巴嫩在历史上和现在有着最紧密的关系，自黎巴嫩独立以来，两个国家一直保持这种关系。他们具有最密切的关系。正当黎巴嫩人民经受苦难时，当在黎巴嫩的许多人奄奄一息时，美国代表来到安理会，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所做所为、对各种违反事件、对以色列野蛮占领黎巴嫩南部表示广泛和深切的关切的话，这将是理解的。但是，美国代表只字不提黎巴嫩和国际社会对正在南部发生的一切表示的担忧，把注意力放在三个电话上。也许这些电话是具有威胁性的，但是不管这种关切是多么的有情可原，我请美国代表在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阿拉伯办公室里呆一天。

那么，他就能听到我们不时收到的电话恫吓。我相信，安理会的成员国也收到过类似的电话恫吓。让我们谈得更深一点。也许，由于在黎巴嫩和其他地方已经发生的悲剧，美国不得不更加提高警惕。我们能够接受这一点。任何国家公民安全方面的警惕是一种权利和义务，黎巴嫩政府已经尽其所能提供保证和合作。对此，美国代表已经表示了赞赏。我要提的不是对恫吓的关切，因为这种关切是预料之中并且是义不容辞的。我感到关切的是整个辩论、美国的整个立场似乎都与这个本身就使人非常关切的问题有关。此外，还必须意识到，黎巴嫩人民以及所有阿拉伯人民都极为尊重在联合国系统内工作的任何国家的公民。因此，我们一方面对这种关切表示尊重，并对此表示深为理解，我们同时认为，不管是否有理由，从一种关切的、有限的角度来考虑整个立场是一种偏离。

不应当由我谈我们是多么赞赏我们从国际社会得到的支持，特别是对难民营中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难民的痛苦所表达的关切。然而，我们本来希望，这个组织不成为和阿拉伯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论争的场所。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得到的支持不会成为对阿拉伯人指手划脚的条件。然而，我愿意指出，这个组织中对暴力的普遍性的关切是使我们感到深为关切。我认为，我们都厌恶暴力。电视每天晚上报道的许多人变形的尸体、变形的面孔被移走的画面，不管他们是谁，都触及基本的社会道德，他赋予我们结束暴力的责任。然而，必须懂得甚至非暴力的提倡人，例如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博士和其他人都指出，人类对凌辱的耐心是有限的。非暴力是任何抵抗的优先的选择，但是，如果非暴力意味着屈服于占领者，那么，占领当局的暴力就不仅仅限于摧毁房屋、医院和庄稼，或是贫民百姓不明不白地一再蒙受死亡或残肢断臂之苦。这是暴力的更明显的形式。但是，当一个人有歧视、当他认为自己优越于他人、当他给予自己控制、占领、实行不平等的权利时，那种暴力是触及所有公民及正直人类良知的。那是所有革命的结构，因此，当安理会和黎巴嫩代表团寻求结束这种行为时，实际上，这是对和平的未来、安宁和稳定的一种投资，因为他们是在努力消除一场针对以色列

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持续占领和猖狂将爆发的难以控制的人类凌侮的爆炸。因此，客观并不是对正确和错误、侵略者和侵略的受害者之间的等距离。客观是通过一个立场或一个决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际促进和平、彻底根除暴力的种子而由历史来衡量的。

凌青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惊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主席不幸逝世。契尔年科主席是苏联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他的逝世是苏联人民的重大损失。我们谨向苏联代表团表示深切地哀悼，并请转达我们对他的家属的慰问。

主席先生，近日来，以色列当局在黎巴嫩南部西贝卡和拉希亚等地区动用大批军队、坦克和装甲车，推行所谓“铁拳政策”，对和平村镇和平民进行了一连串突袭、逮捕和镇压，造成不少人伤亡、许多住房被毁。

我们注意地听取了黎巴嫩常驻代表拉希德·法克胡里阁下的三次发言。他以大量事实控诉了以色列军队最近犯下的种种暴行，以及这些暴行给黎巴嫩人民造成的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以色列占领军的这些行径严重践踏了《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占领军某头面人物公然声称，他们采取的措施“并未用尽各种可能性”，扬言要进一步采取恐怖行动。人们对1982年萨布拉和夏蒂拉两个难民营无辜平民遭受大量屠杀的惨痛事件记忆犹新，不能不担心类似惨案的再次发生。

以色列当局侵略黎巴嫩和长期占领黎巴嫩领土，严重破坏了国际关系准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任何国家绝不应以自己的安全为借口而侵略它的邻国、霸占邻国的领土。

以色列应该按照安理会有关决议，包括第508(1982)号和509(1982)号决

议的规定，将其军队立即、全部和无条件地撤出黎巴嫩，而不应在种种借口的掩盖下，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地区，并且推行铁拳政策、欺凌当地人民，以色列的种种行径已经恶化了该地区的形势，严重威胁到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不能不引起国际社会的关切。

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对黎巴嫩人民实行其暴行，支持黎巴嫩政府提出的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支持不结盟国家运动协调局3月6日公报的各项要求。我们认为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安理会应当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上的非法暴行，并且使以色列立即贯彻执行安理会以往通过的有关决议，把军队全部撤出黎巴嫩领土，恢复黎巴嫩人民在其整个领土上行使主权的神圣权利。

德克默拉里先生（法国）：首先，我要同主席和其他同事们一道悼念契尔年科主席的去世。我代表我国向苏联代表对苏联历史又一页的过去表示真诚的哀悼。我们要苏联代表知道，我们是注意到这一重要性并同苏联一样感到悲哀。

但是，安全理事会再一次在黎巴嫩政府的要求下召开会议审议黎巴嫩南部的局势。该地区局势的确已成为人们极为关切的问题，安全理事会有责任立即充分重视这一问题。

黎巴嫩代表给我们带来的消息使那些事件更为严重，这些事件在最近时期正在加剧，招致巨大的生命损失和恶化了人民的痛苦；该区域人民多年来由于一直发生的事件已经受尽了痛苦。因为我们一贯是赞成谈判的，我们对任何暴力行径只能表示遗憾，任何暴力行径只能使得寻求和平解决方式的努力更为困难。

在我们上次会议上，美国代表团已经强调了在辩论中针对美国的那些威胁。我们当然一致拒绝接受任何形式对一个或更多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施加的外部压力，不管它是什么样性质的，那会有可能违反本组织一个主要机构的独立性或其职能。

正如我的前任在1984年8月31日向安全理事会强调的那样，以色列必须

尊重适用于武装冲突情况下的国际人权公约。如同所有签署1949年8月12日的《战时保护平民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国家一样，以色列必须彻底执行其规定。在此，不能有任何漏洞。

以色列武装部队已经开始他们的撤退，我们认为这是积极的因素。但是，他们不能阻碍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严格按照安全理事会第523(1982)号决议所采取的行动，大家都知道，这一行动是被授权

“在人道和行政领域内执行临时任务，并援助黎巴嫩政府确保该地区所有居民的安全。”

在这方面，秘书长在2月26日发言中强调，在联黎部队活动地带最近发生了7次以色列的行动。

我们知道，在几个场合内发生了以色列部队同联黎部队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同我国派出部队的冲突，联黎部队是在他们指示范围内执行和平和保护平民使命的。我们认为，这种事件是深深令人遗憾的，并违反执行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活动的精神的。安全理事会不能允许这种态度的存在。

我要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对法国部队献身精神和行动的赞扬。

回到谈判桌旁确实可以大大地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从而避免所造成的许多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有关方面将恢复谈判，以便作出有关安全的安排，这些安排可以对恢复平静作出真正的贡献，促进，——甚至加速，——以色列军队的全部撤出，最终使黎巴嫩政府能够重新建立对该地区的权威。这在我们为了帮助黎巴嫩政府恢复其主权、独立、团结和领土完整的行动中将是朝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安理会知道，我国政府最诚挚的希望是有一天不仅在黎巴嫩、同时在整个地区建立该地区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十分渴望的持久和平。

法国同黎巴嫩有着许多的纽带，法国希望看到立即恢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团结。法国极其希望重申其对长期以来遭受痛苦的黎巴嫩的支持。法国所提出的修改毫无疑问在安理会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我们提出的修改意见并没有在目前审议的决

议草案中得到考虑，对此法国感到遗憾。但尽管如此，法国将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民主也门的代表。我请他在理事会会议桌旁就坐并发言。

阿勒菲先生（民主也门）：今天，世界震惊地获悉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先生去世的消息。这一不幸是全人类的损失。契尔年科主席的逝世使人类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战士，他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和支持争取解放、独立、独立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人民斗争。我们阿拉伯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契尔年科主席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在他就任友好的苏联的领导人以来——为巩固苏联与阿拉伯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为向重要的阿拉伯事业，尤其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事业提供重要的支持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在这个不幸的时刻，我们向苏联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阁下、向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向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常任代表及这两个共和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团的所有成员表示我们最真诚的悼念。我们通过他们向死者的家属、向友好的苏联人民和政府表示我们的悼念。

我们相信，伟大的苏联人民将同以往一样战胜这一不幸，继续进行斗争。

从本次辩论的一开始，安理会就听取黎巴嫩代表的发言。在这些发言中，他列举了确凿的事实，描绘了黎巴嫩人民在以色列占领的枷锁下所遭受的痛苦和不幸，描述了以色列占领当局违反国际法准则和有关保护占领地区贫民的《1949年第四个日内瓦公约》而对黎巴嫩人民的恐怖主义行径正在继续升级。自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领土以来阿拉伯地区出现的事态发展已经表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集团面临着黎巴嫩人民的正在不断增长的英勇抵抗和斗争，已无法恢复其对阿拉伯地区的殖民主义霸权。但是，黎巴嫩来到安理会是强调安理会有责任终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人民所进行的占领和侵略。黎巴嫩提出了明确和开诚公布的要求，即终止以色列对

黎巴嫩南部的占领，以色列完全从黎巴嫩领土上撤出，执行在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第508(1982)和509(1982)号决议，要求谴责以色列，谴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准则和国际协议，特别是《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所作所为和政策，要求立即停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南部、贝卡西部和拉沙亚地区人民的所作所为和行动。

以色列对黎巴嫩人民和在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营地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和所作所为必须同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叙利亚人民所采取的同样的政策和所作所为放在一起加以考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和叙利亚人民在西岸、加沙地带、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的领土现在处于以色列占领之下。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和侵略政策的目的是要推行投降主义阴谋，破坏合法的阿拉伯事业和权利，特别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事业和他们返回自己家园、实行自决、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权利。这些政策造成了不断严重的威胁、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些侵略政策和所作所为的升级。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我们阿拉伯地区的各国人民和我们重要的阿拉伯事业面对着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阴谋时，黎巴嫩人民对以色列占领的英勇抵抗——在黎巴嫩人民挫败了美国政府通过强加的所谓5月17日协议所进行的阴谋之后，这一抵抗迫使占领军撤出——是阿拉伯人民的警惕性、他们拒绝投降、他们为了自己正义和重要的事业继续进行斗争的最新的例子。这一抵抗也载入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占领所进行的抵抗和争取解放自己领土的斗争的记录之中。

以色列正通过武力和侵略进行占领。它正掠夺和吞并领土——这是其生存的组成因素之一。为此目的，以色列获得了美国的不加限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支持。这特别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美国的战略联盟肯定了美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真正做法，并鼓励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占领更多的阿拉伯领土和剥夺巴勒斯坦阿拉

伯人的权利。这都是为什么以色列无视安全理事会和国际法，并且未能遵从国际社会要求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及其在被占领土内的殖民主义政策和恐怖主义行为的作为。以色列能够享受美国在安全理事会行使否决权的充分保护的时候，它为什么不继续这样做呢？这种情况使得安理会无法承担其责任。

民主也门重申声援黎巴嫩人民结束以色列占领、维护黎巴嫩统一及其阿拉伯特征的斗争。赞同黎巴嫩代表的观点和它的正义要求，安全理事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贯彻这些要求，从而肯定安理会决议的信誉及其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让我们大胆的希望安理会将会这样做。

主席：下一个发言的是古巴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奥拉马斯·奥利瓦（古巴）：我向我们的同事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和苏联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去世表示最诚挚和深切的哀悼。

主席先生，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您，一位来自非洲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主持安全理事会本月的工作，我国与贵国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我们相信，你的智慧、经验和外交才干确保委员会将能够成功的完成三月份的工作。

我们也感谢你的前任，我国的一个友好国家印度的常驻代表克里什南大使阁下，感谢他非常熟练的和公正的主持了安理会二月份的工作。

一些时候以来，安全理事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一直在审议产生于以色列对一个历史上有着和平传统的本组织的成员国黎巴嫩的罪恶的入侵及其随后对其部分领土的占领的局势。

尽管本组织和大会通过了很多决议，尽管许多其他国际论坛特别是不结盟国家运动发表了声明和作出决定，我们再次被迫来到安全理事会，审议以色列占领军对黎巴嫩平民所从事的犯罪行为。这些事件已经激起了世界公众舆论的愤怒，并且

奥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苏联全体人民一样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的逝世深感痛心。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这位杰出人物的英名将永远铭记在我们人民的记忆中。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的整个一生和活动都是致力于苏联人民的利益，致力于解决苏维埃国家发展中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致力于推进结束军备竞赛的斗争，致力于铲除核战争的威胁，以保证各国人民的安全。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关切被以色列军事集团所占领的黎巴嫩南部的持续不断的悲剧。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发言中所陈述的种种事实以及从那一地区传出的报道每天所带来的令人震惊的消息说明，被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形势极其危险，证明了黎巴嫩政府来到安全理事会要求帮助是非常正确的。

曾经多年遭受希特勒占领折磨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曾经忍受了占领所带来的种种可怕痛苦。我们的人民和全体兄弟的苏联人民一起，承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贫困和苦难的重担，为打败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实现历史性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全世界进步的人民在五月广泛庆祝这一胜利。我国人民分担并理解祖传国土被继续占领而给黎巴嫩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所带来的痛苦。

以色列军事集团通过1982年的侵略占领了黎巴嫩领土。近三年来，以色列军事集团在这一被占的黎巴嫩领土上犯下了种种罪行。自那时以来，针对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恐怖和暴力实际上没有放松过一天。以色列侵略者动员步兵和坦克分队，进行罚惩性活动，封锁居民中心进行大搜查、大围剿、大逮捕，使和平平民遭受耻辱、酷刑和毒打。

近几天来，集团罚惩性活动的规模已变得特别残忍。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今天的发言再一次指出了这一点。

在安全理事会上所引证的无数证据确凿的事实表明，作为占领国的以色列粗暴地违反了有关的人道主义法准则、《联合国宪章》以及关于保护平民的《1949

遭到了爱好和平与正义的成员国的强烈谴责。在这个方面，我国政府的立场已经由古巴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一项声明所阐明。如果安全理事会主席和其他成员国允许的话，我将宣读这项声明：

来自黎巴嫩的报告使我们了解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军对黎巴嫩南部人民进行的种族灭绝的行为。我们每天都获得关于进行宵禁、破坏和平居民的住房、把居民监禁在集中营、由炮火、飞机和军队对平民进行任意攻击，以及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居民进行残酷镇压的消息。

“这些罪恶行径惊人的表明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计划永久维持它们对黎巴嫩这一地区的控制和建立一个‘缓冲国’，正如它们在1982年6月进行的称为‘加利利和平’的入侵计划原先所设想的那样。

“爱国的、进步的黎巴嫩部队进行的抵抗继续对占领军施加压力，已经迫使以色列进行了部分撤军。生气勃勃的爱国抵抗力量已经使以色列军队处于困境，这些军队已经进行了报复、恫吓并屠杀平民。

“以色列政府在其战略盟国美国的支持下再一次完全无视国际生活的最基本的准则，粗暴的和公开的侵犯黎巴嫩人民的权利，猖狂的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要求立即无条件从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的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决议，并且再次践踏了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一侵略的升级极大的增加了该地区爆发另一次战争的危险，使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

“古巴共和国外交部长强烈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军对人类犯下的这些罪行并要求世界公众舆论注意停止这种可恶行为和防止以色列屠杀勇敢的和英勇的黎巴嫩人民及其合法的爱国抵抗力量而不受惩罚地极端必要性。”

主席：我感谢古巴代表对我说的好话，特别是鉴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以及我与他的非常友好的关系。

第四项日内瓦公约》以及《1967年海牙公约》的规定。这些行径违反了安理会的有关决定，特别是1982年6月19日和7月4日分别一致通过的512(1982)号决议和513(1982)号决议。

很明显，如果没有美国的全面援助和支持，侵略者是不敢如此狂妄和肆无忌惮。

只要指出去年9月6日，美国阻止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草案，就足以说明问题。根据当时的严重局势，决议只提出了起码的要求，坚决地呼吁以色列对黎巴嫩人民执行《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规定。

安全理事会关于以色列部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回得到国际承认的黎巴嫩边界——这是解决黎巴嫩形势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的508(1982)号和509(1982)号决议依然没有得到执行，这责任也在于那些事例，尽管它们也参加通过了那些决议。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坚决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继续占领和对黎巴嫩南部平民所实行的恐怖和压迫，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谴责以色列占领者的罪行，要求以色列根据安全理事会第508(1982)号决议和509(1982)号决议，立即无条件地全部撤出黎巴嫩，要求侵略者执行关于被占领土平民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准则。必须保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得到尊重，结束以色列占领者对平民，包括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难民的任意主宰和暴力行为。不结盟国家运动协调局今年3月6日发表的公报也要求立即执行这些措施。

关于在安理会中人们对以色列在对待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活动方面所表示的担忧这一问题上，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支持目前辩论中所提出的建议，由联合国秘书长定期通知安理会所有关于联合国部队在那一地区执行使命时所遇到的困难情况。

显而易见，不能脱离总的爆炸性的中东局势来考虑黎巴嫩问题。这方面，我们完全支持苏联去年7月29日关于一项中东解决的建议，作为一项全面公正解决办法，保证这些地区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努力的基础。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支持黎巴嫩所提出的、载于S/17000号

文件中的决议草案。

卢纳先生（秘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逝世，向苏联人民和政府表达秘鲁政府的诚挚哀悼。

目前的这场辩论由于黎巴嫩关于影响黎巴嫩南部平民事件的新的指控，而导致安全理事会在过去6个月中第二次开会。在这场辩论中，秘鲁代表团首先要表示秘鲁对黎巴嫩的真诚、深刻的声援。黎巴嫩长期遭受局势变化之害。这些局势和事件不仅是一场悲剧，而且是对联合国一个成员国的粗暴、残酷的虐待。我国非常钦佩和尊重黎巴嫩的努力和不可否认的勇气。

联合国秘书长告诫说，形势已经严重恶化，超出了保护这一地区居民的尊严和尊重他们的人权以及维护这一地区和平与安全最低条件的程度。

我国代表团已经指出并且重申，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坚决支持黎巴嫩。我们希望，在安理会其他成员的支持下，将能够很快的找到一种办法，立即恢复黎巴嫩政府和人民的真正独立和主权权利，以及他们在自己的领土上充分行使主权的权利，这样来保证维护它的领土完整和统一。因此，我重申，我们支持安理会关于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决议，特别是第508（1984）号和第509（1984）号决议。

在我们的道义和法律义务的总的范围内，我希望指出，秘鲁认为，目前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利用有关各方之间对话的现存的朝不保夕的机构，并且努力争取有效和迅速地恢复军事当局之间的接触，以便完成现在已经开始的撤军过程，这样才能够根据《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有效地保证平民的人权。这是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点，目前的危急情况就会更加迅速地恶化，危机有可能产生的和睦关系，以及旨在解决中东复杂形势问题的主动行动。

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涉及到黎巴嫩南部平民的处境。基于实际和建设性的理由，我们希望文本本来应该能够更清楚地涉及到目标，寻求（即使是现在）使占领军撤出过程能够稳定和系统化的起码机构。我们真诚地相信，如果文本具体地涉及到这个问题，其内容是不会那么狭窄的，整个形势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动荡和充满暴力。

至于文本起草的某些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尽管在这种具体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听到有人对黎巴嫩的抱怨表示异议，但是谴责应该符合在国际一级得到适当证实的事实。

在另一方面，我要最清楚的指出，至于某些隐蔽的极端主义组织进行讹诈，企图影响这个国家对目前问题的表决的这种情况，我国政府已经注意到美国代表所表示的关切。因为这可能在目前几乎是混乱的国际系统中造成空前程度的压力和暴力，而且由于这种作法企图把恐怖主义引进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的这一崇高的机构中所以各国和整个联合国义务坚决反对这种作法。

主席：我现在以马达加斯加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主席的逝世再次正式地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表达我们的深切哀悼，并且宣读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唁电。

“马达加斯加人民、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以及我本人惊悉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主席的逝世。

“我仅就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这位杰出的苏联政治家的逝世这一重大损失表达我们最深切的哀悼。在世界和平的前景的关键的时刻，在第三世界困难重重的时候，他的工作中断了。历史将永远记住他这位有原则的人，他为了各国人民的团结，为了争取公平的国际合作，乃至为了维护容易受到破坏的和平大厦奋斗终身。”

“签名：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迪迪尔·拉兹西拉卡。”

这一唁电充分地体现出我国代表团此刻的心情。

现在回到议程项目上来，我希望做如下发言。

关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西贝卡地区和拉希亚地区的所作所为、难以比黎巴嫩代表2月28日、3月7日和今天在安理会所作的描述更忠实、更说服人心和更

动人心弦。所有一切，或者说几乎所有一切已经表明，以色列军队进行扫荡、包围、认真的调查、挨家挨户的搜查，破坏、使用可塑炸药、侵犯宗教建筑物、围捕居民、屠杀、以及使用残酷、耻辱和非人的手段对待黎巴嫩平民。

我们或者是无能为力，或者也许是漠不关心，听到了一大串的村民，比如埃奇叶、阿拉伯—萨利姆、巴祖利亚赫、布尔赫—拉哈尔、马拉卡、里哈尼、库沙贝、迪尔—加尔比亚、沙克拉、克法—都宁、卡布里赫卡、塔乌拉、吉布加宁、卡米德拉乌斯、德伊尔·迪巴、德伊尔·米马斯、克法尔基拉、奇拉温、德伊尔卡能、纳尔以及许多其他村庄，根本不能真正的体验到当地居民在查哈尔铁棒下所经受的恐怖。

然而，这并不是骗人和用心不良的宣传。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电台的记载能够证明这一点。西方的观察家也有这方面的报道。救济组织和联合国部队的成员也能够证实这一点。其中有些法国和芬兰的成员被指控企图阻碍查哈尔向人们所谓的恐怖主义分子采取行动。以色列占领的地区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战场，在贫民和训练有素装备良好的占领军之间发生了一场不平等的战斗，国际社会被否认了谴责这种作法，要求立即停火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提出了三个论点：第一，以色列将毫不犹豫的使用最极端的办法来保护自己士兵的生命；第二，以色列不能对社区之间的不和负责任；第三，这些只不过是什叶派恐怖主义分子而已。以色列这样做，企图调和人所共知的纵容新纳粹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某些观点。

因此，只有查哈尔地区士兵的生命才是重要的，我们决不能忘记根据1949年8月12日《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所承担的义务。

但是，怎样来看待有关禁止侵害被占领土内平民的第27条？有关向平民百姓提供一切便利，使他们能够向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求救的第30条？还有关于禁止在肉体 and 道义上限制平民，使他们无法提供情报的第31条，和禁止在被占领土内破坏个别或集体地属于个人的私人财产的第53条？以及规定占领国有义务保证向

平民百姓提供食物和医疗设备的第55条，和规定占领国必须对其武装部队虐待当地人民负完全责任的第29条？

我们决不相信，有系统、猖狂和再三地违反这些条款是出于自我防卫。

以色列占领者授权给武装部队镇压那些有义务通过一切手段反对占领的人民。在这里，我们曾听到许多代表团提出报告，谈论了抵抗的意义。以色列完全知道，该地区的什叶派教徒一向反对强烈，以至于它把这一抵抗地区称为“仇恨的村庄。”然而，那些深受非法占领和侵略之害的人民又怎么样呢？难道要他们欢呼吗？难道要他们合作吗？难道要他们甘心受那些从占领者那里领薪水的人指挥吗？我们在一致投票赞同安全理事会第508(1982)和509(1982)号决议时，都认识到以色列占领黎巴嫩领土是非法的，而且，我们中间曾经遭受过占领痛苦的人也一定会同意，抵抗是完全合法的，应该从别处、而不是从黎巴嫩的抵抗中来寻找暴力循环的根源。

现在谈谈这样一个论点，即以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任何行动都是和以色列边界上人民的安全有关的。我们要提醒安理会，根据国际法，保护一个国家的平民百姓必须在该国的边界内进行，任何国家不得以此为借口来入侵其他国家，或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以色列的“铁拳”政策不但没能镇压抵抗，反而使得抵抗更加强烈。有些方面说，这将促使什叶派的抵抗力量向加利利的一些村庄开枪射击，成为占领黎巴嫩国际承认边界之外的查哈尔的理由。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下列的矛盾：黎巴嫩，特别是黎巴嫩南部地区西贝卡和拉希亚的平民百姓，基本上成了以色列政治集团纠纷的受害者；这些集团中有人赞同完全撤出，很勉强地接受分阶段调动。

我们得出的结论完全符合3月6日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的公报，即以以色列故意使自己置身于国际法之外，在被占领的黎巴嫩内进行令人发指的活动。抛开有关地区和政治的因素，黎巴嫩完全有权利把这一问题提交给安全理事会，并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其425(1978)、508(1982)和509(1982)等决议主持公道。我们有责任谴责以色列目前在被占黎巴嫩领土内的行为，并要求以色列立即和无条件地从黎

巴嫩撤出其部队。否则，任何关于严格尊重黎巴嫩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话，都是徒劳的。现在，我恢复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务。

下一位发言者是约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事桌上就座并发言。

卡斯拉维先生（约旦）：首先，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不幸逝世，我谨向苏联代表团表示我们深切的哀悼。契尔年科是改善人民之间关系和促进缓和的先锋，他的去世是一大损失，我们和大家一样感到悲痛。如果我们的哀悼能被传达到苏联这一友好国家的人民和政府以及死者家属那儿，我们将感到十分感激。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会审议黎巴嫩对以色列的控诉。以色列占领部队推行了暴虐、高压和野蛮的统治，并无情地用武器来镇压占领地区的平民百姓，所以，黎巴嫩完全有理由提出这一指控。黎巴嫩常驻代表已经以大量事实，在安全理事会描述了一幅黎巴嫩人民倍受痛苦的悲惨画面；黎巴嫩人民在占领部队的铁蹄之下遭受了罄竹难书的残暴迫害，包括逮捕、谋杀和侮辱，以及以色列部队包括村庄，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人民以及住房开枪射击。

每天，暴力达到新的高潮，甚至连做礼拜的地方和医院也不安全，尽管根据国际协议，它们是不可侵犯的。自2月28日安理会开会以来，以色列加强了攻势。安理会的成员不会不知道详情，因为他们毫无疑问已经阅读了黎巴嫩常驻代表的信件，尤其是1985年3月4日写的信（5/16997），这些信件描绘了以色列在马拉卡赫村执行其侵略性政策的情况。以色列军队决定包围这个村庄，然后开进了这个村庄。他们炸掉了村庄中的清真寺，炸死15人炸伤45人。在同一个村庄，4所房屋被夷平。

最近的一次镇压正是在以色列部队袭击黎巴嫩南部一个村庄时进行的，结果，24人被杀死。

以色列对被占的黎巴嫩地区的平民进行集体性惩罚的政策只不过是占领军在西岸、加沙和戈兰高地推行的政策的延申。自1967年占领这些领土以来，他们就推行这些政策。这里我们看到，这些武装部队对抵抗占领的平民采取的行动正在继续。最近全世界看到，以色列在被占的黎巴嫩南部变本加厉地推行这种政策，以致饱受无数痛苦的黎巴嫩发现，其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于安理会，希望在安理会找到一个方法，制止以色列继续镇压黎巴嫩人民。

以色列对其安全的理解是基于武装力量，一种以牺牲邻国利益进行扩张，并且在必要时占领他们的领土以便确保以色列安全为基础的概念。然而，以色列忘记了，伴随这种扩张主义逻辑而来的是剥夺了其他人民的权利，以及对其他人民领土的占领最终导致顽强的抵抗。

黎巴嫩的经历清楚地表明，这种特殊的安全理论是不灵的。在黎巴嫩推行这种理论已经使以色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使得这个区域得不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安全理事会重申，以色列必须撤出黎巴嫩，并要求以色列根据第508（1982）和509（1982）号决议彻底和无条件地撤出其占领的所有黎巴嫩领土。以色列践踏了《第4项日内瓦公约》，该公约禁止占领军推行一项对平民进行恐吓和集体惩罚的政策。正是这种政策迫使黎巴嫩求助于安理会，要求安理会采取措施，制止这种对平民施加暴力的行径，并敦促以色列执行安全理事会要求其彻底撤出占领领土的决议。

黎巴嫩的要求是完全公正的。黎巴嫩试图以此恢复其对所有领土的主权，并且停止所有这些严重危及其主权和安全的行径。这个国家的居民，不管是黎巴嫩人还是巴勒斯坦人，比任何人都遭受到更多的苦难。黎巴嫩的要求符合《宪章》和安理会以前就黎巴嫩问题通过的各项决议。安理会有责任根据黎巴嫩提出的合法要求履行其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义务。

最近的消息证实了黎巴嫩总统在2月28日所作的发言：

“以色列在仍处于其占领下的地区中的军事行动日益残酷，因此，这需要安理会作出迅速和有力的反应，今天，我们根据确凿的事实，已经对安理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们所听到种种捏造出来的借口是完全徒劳的。”

以色列为其在黎巴嫩南部的暴虐进行辩解提出的一些论点出自于其对黎巴嫩领土的继续占领和一贯的做法。因此，如果以色列的占领加剧了黎巴嫩的抵抗运动，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所遇到的抵抗只不过是它对它自己使用武力所作出的一种正常反应。

解决黎巴嫩南部问题的唯一方法是以色列部队撤出所有最近占领的黎巴嫩领土，不诉诸于镇压，因为这种镇压被证明不能使黎巴嫩人民屈服。

在黎巴嫩发生的一切证明了一个基本的真理——在外国占领面前，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撤退，因为不论以什么借口，这种占领是毫无道理的。

现在摆在安理会面前的黎巴嫩南部局势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是因为安理会不能执行在以色列于1982年入侵黎巴嫩后通过的决议，当时安理会要求以色列从所有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这些决议没有导致任何一项在过去三年里能够执行这些决议的国际措施。某些好战国家将此看成是为他们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小国头上开了绿灯。好战国家的这种胃口削弱了小国对联合国维护和平能力的信心。

安全理事会对黎巴嫩负有特别的责任，必须根据其公正的要求采取行动。除了同意黎巴嫩的要求，谴责以色列镇压的专横本质，以及敦促以色列执行《第四日内瓦公约》的条款，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和其他安理会决议，以及根据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从占领领土彻底撤出以外，安理会还能怎样承担其责任呢？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极为悲痛地获悉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的去世。

我们和兄弟的苏联人民一起，哀悼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的逝世。他的一生和工作都致力于苏联和世界人民的福利。他的名字不可分割地和维护和平、以及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他的倡议对本组织的活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的逝世，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我们愿向苏联代表团，特别向你——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同志，并通过你向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家属以及所有的苏联同志和朋友表达我们诚挚的哀悼。

今天在安理会发言，我高兴地祝贺先生你就任本月份安理会的主席。我国代表团祝你在安理会本月面临的工作中一帆风顺。

我还要和前面发言人一道感谢印度常驻代表克里什南大使，感谢他英明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因为这是我国代表团今年第一次在本组织发言，我还要祝贺安理会的新成员国——澳大利亚、丹麦、马达加斯加、泰国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代表，祝他们工作顺利。

安全理事会多次不得不处理以色列违反国际法、违反人权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现在，它正在考虑在南部黎巴嫩对平民犯下的罪行。

黎巴嫩代表已经在安理会详细报告了以色列占领军的暴行和做法的严重程度。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同意许多国家代表的观点，他们指出了黎巴嫩南部恶化形势的根由。

因此，黎巴嫩南部的形势再次证明，以色列统治集团狂妄地无视世界公众舆论、

践踏联合国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508(1982)和509(1982)号决议。如果没有众所周知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支持，它们是不会那样做的。

这一区域目前形势的发展再次表明，以色列统治集团在其盟国援助的鼓励下要出各种阴谋，不愿意放弃它们的侵略和占领政策。它们感兴趣的是维持中东的紧张局势，这就是最近反映出帝国主义强权政策的一系列事件所表明的。因此，占领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对平民犯下的残酷暴行是不能够与那一区域整个形势分割开来的，许多代表称这种暴行为“铁拳”政策。

他们再次强调，必须在联合国各项决议的基础上，全面解决中东的冲突，那些决议要求以色列从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去，并执行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权利，包括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绝大多数国家召开中东和平国际会议、一个由所有有关方面，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参加的会议的要求。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将促进全面解决中东冲突、从而保证那一区域的和平。

正如不结盟国家于今年3月6日就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占领区形势发表的公报那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坚决谴责以色列最新的恐怖行为，并要求立即结束这些恐怖。它同意一些国家的观点，即：必须执行508(1982)和509(1982)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使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地撤出，以恢复黎巴嫩的团结、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对我所讲的客气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事议席就座并发言。

沙利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我们今天早晨非常沉痛地获悉了苏联主席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逝世。在这个时候，谨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团的名义，我向苏联代表团表示最深刻的哀悼。我们希望，它将向死者的家属以及苏联政府和人民转达我们的哀悼。

我荣幸地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团的名义祝贺阁下就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我们相信，鉴于你众所周知的能力和在本组织中的长期经验，你必能有效和客观地主持本理事会的工作。

我还要对印度常驻代表上个月主持本理事会工作的符合理想的方式表达我们赞赏和钦佩。

我将不详细重复黎巴嫩常驻代表于2月28日以及以前的会议上的发言，他谈到了以色列的蛮横做法以及南部黎巴嫩人民所蒙受的各种酷刑、压迫和驱逐。大众媒介每天都报导这方面的新闻。但我想谈谈这方面的几个问题。

首先，两年多来的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径和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本身就是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对人类的明显犯罪行为。我们认为，继续占领以及其后的一切做法是问题的症结。因此，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和犹太复国主义侵略部队撤到国际边界上是安全理事会的主要任务。不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就很难想象恢复黎巴嫩、特别是黎巴嫩南部的和平与稳定。在此基础上，我们重申我们常说过的，即：有必要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撤到国际承认边界上的第508(1982)号和第509(1982)号决议。此外，我们认为，目前的局势以及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不执行这些决议的直接结果。

我要谈的第二点是，安全理事会面前由于某些成员阻碍其在去年9月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决议的障碍使得紧张局势加剧，并加强了以色列对平民的专横行为。因为南部的人民对安全理事会能主持正义已失去信心，他们不得不采取保卫他们自己、保卫他们领土和以暴力反对以色列暴力的措施。如果以色列只懂语言的话，黎巴嫩民族抵抗运动从各个角度来讲都代表着黎巴嫩人民拒绝接受被占领、并准备不惜牺牲来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尊严。

因此，黎巴嫩民族抵抗运动反对以色列占领当局的斗争不仅仅是该抵抗运动的拒绝权利，而且是许多人民在自己反对外来占领和侵略解放战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建立起来，并经人民享有和平与自由生活权利所证实的民族责任。这一抵抗运动已获得无数联合国决议的赞同。

鉴于以色列众所周知的政策，我们必须知道并记住，黎巴嫩民族抵抗运动是以色列宣布撤出黎巴嫩愿望的主要因素。在安全理事会和黎巴嫩领土的复杂局势中，除了继续抵抗以色列部队没有其他因素能迫使以色列信守其所宣称的。

在这基础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支持黎巴嫩民族抵抗运动的斗争，并崇敬该斗争。它重申支持兄弟的黎巴嫩人民为恢复自由、解放其领土和恢复对所有领土的主权而进行正义斗争。

我要谈的第三点是，我们非常关切地听取了一些赞成不要通过一个谴责以色列行径的决议，并找出种种借口，象以色列有撤出的意思和某些利益集团可能面临的威胁等的发言。我们认为，这些借口有同一个目的，即：对安理会成员施加压力，只有在支持者和赞同者支持以色列扩张主义作法的政策范围内才能理解这些借口。因此，我们拒绝接受这些借口，并认为在安理会通过决议草案问题支吾搪塞威胁着更多黎巴嫩平民的生命。

黎巴嫩南部人民每天遭受着更为专横行径的迫害，遭受更多的集体杀害，更多的房屋被销毁和更有组织的压迫。以色列占领军在安全理事会开始讨论几天不久在马拉卡村进行的屠杀就是明显的证据。由于以色列享有美国否决权的保护，它蔑视国际法治，持续的日常屠杀有力的证明了这一事实。

为了使安全理事会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and 防止侵略的职责，为了重申其信誉，以使孤弱的国家不会对其以整个联合国失去信心，在黎巴嫩向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提出控诉和无数信件基础上，在上述所有基础上，我们向安理会所有成员呼吁，通过表决赞成黎巴嫩提交安理会的决议草案，以帮助黎巴嫩恢复其对国家土地的主权，停止在其领土上的流血和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领土上的所作所为。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对我讲的好话。

下位发言的是孟加拉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瓦西乌丁先生(孟加拉国):首先,我要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的去世表示震惊和悲痛。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成员和以我个人名义对苏联常任代表、其代表团成员和遗属蒙受的巨大民族损失表示我们诚恳衷心的哀悼。

因为孟加拉国代表团今年这是第一次参加安理会,我首先要对您伟大的国家当选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和对您当选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职务表示祝贺。我们相信,安理会的审议工作将大大受益于您广泛的经验和已经证实的外交才干。

我也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印度常驻代表纳塔拉真·克里什南大使表示深切谢意。感谢他杰出地指导了1985年2月安理会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再次面临着一场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机,这一危机是以色列针对以色列占领下的黎巴嫩领土的平民的所作所为和非人道的行径造成的。这些事件决不是孤立的镇压事件,而是以色列对其阿拉伯邻国推行的残酷的扩张、占领和不断侵略的政策这一长链中的又一个环节。

黎巴嫩的常驻代表于2月28日、3月7日和今天在安理会的发言中已经充分地描述了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贝卡西部和拉沙亚地区的平民采取的强制性措施和迫害行径。国际报刊和其他新闻媒介也生动地描绘了被占领领土上的黎巴嫩平民的痛苦。

他们的城镇村庄被占领、他们的家园被拆毁,他们被滥杀、拘留、劫持、镇压和侮辱。只是在上周,一颗巨大的炸弹在黎巴嫩南部玛拉卡村的一个清真寺中爆炸,至少有15个人被炸死。在那以前占领了该镇的以色列军队对此事件负有直接的责任,这是十分明显的。孟加拉国和整个伊斯兰世界在获悉这一消息时都感到极其震惊和义愤。

以色列最近在黎巴嫩南部和其他被占领领土上进行的活动显然违犯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宗旨,以及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条款和国际法准则。这些活动的目的显然也是要恐吓被占领领土上的平民。但是,英勇的黎巴嫩战士们已再次表明:他们决不会屈服或保持沉默。

孟加拉国对黎巴嫩问题的立场是坚定和一贯的。我们已经最强烈地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重申毫不动摇地完全支持我们的黎巴嫩兄弟。我们政府多次要求以色列军队立刻无条件地从黎巴嫩撤出。我们也曾重申坚定不移地支持黎巴嫩兄弟，使他们实现民族和解，维护黎巴嫩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然而，不应孤立地看待黎巴嫩的问题，因为它是整个中东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换言之，任何对黎巴嫩问题的解决方法都不能同中东全面、公正与持久和平分割开来。孟加拉国对中东问题的坚定而毫不含糊的立场是基于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宗旨的坚定信念，是基于我们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全世界为从殖民主义、侵略和剥削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而斗争的被压迫人民，这些人民定要实现自己不可剥夺的自决、民族自由和政治独立的权利。

孟加拉国认为，任何有意义的中东和平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一个整体，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法，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是同其他部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坚信，要想在该地区建立持久和平，以色列军队就必须从包括圣城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上撤走，就必须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他们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权利。同样，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必须能平等地参加任何和平进程。任何全面的计划只有包括这些基本的内容才能在该地区恢复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近四十年来中东的事态发展已经令人不容怀疑地表明：中东的复杂问题决不是几个国家或一个大国及其盟国所能解决的。中东局势显然要求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做出国际努力，以确保所有有关各方的利益和权利都能完全公正和合理地得到满足，最终公正、可行和持久地解决这一问题。

孟加拉国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支持关于尽早召开拟议中的关于中东和平的国际会议的建议。阿拉伯的和平计划已提交给国际社会，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一计划，认为它是恢复该地区和平的良好基础。近几周来，我们关心地注意到，为了

推动该地区的和平进程，已经提出了不少具体的建议。另一方面，以色列为了阻挠中东的和平进程，在被占领领土上推行了恐怖和破坏的政策，从而使该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

安全理事会过去未能采取坚定和决定性的行动，这只是鼓励了以色列加强其侵略和野蛮的行径。在目前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在黎巴嫩南部和其他被占领领土上出现进一步的流血，为了保证安理会的决议，特别是425(1978)、508(1982)和509(1982)号决议得以执行，安全理事会必须以其所拥有的所有权威和办法，立即行动，以确保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地从黎巴嫩撤回到国际承认的边界。

以色列最新的行径和措施显然违犯了《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和国际法的其他准则。必须要求占领国以色列从今以后停止其在黎巴嫩南部、贝卡西部和拉沙亚地区针对当地平民采取的非法的迫害行径，恢复上述地区的正常状态。还应当经常回顾该地区的局势，应授权秘书长就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安理会提出报告。

最后，我感谢安理会各成员国让我们参加这次辩论。

主席：我感谢孟加拉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好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越南代表。我请他在会议桌旁就坐并发言。

黎金中先生（越南）：首先，我代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向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同志和苏联、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团，表示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共产党总书记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人民的杰出领袖和越南人民的伟大朋友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主席去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契尔年科主席的去世不仅对苏联而且对各国人民的友谊和谅解事业以及世界和平是一个惨痛的损失。

我请苏联代表团向苏联共产党、政府和人民以及死者遗属传达我们最深切的兄弟般的慰问。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我们相信，以你的才干、外交技巧和你在联合国的长期经验，你必将指导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获得成功。我还要祝贺印度大使克里什南阁下在担任安全理事会2月份主席时完成自己的责职中所作的努力。

今天是我们1985年第一次参加安全理事会会议，这使我们有机会欢迎安理会的新成员并感谢安理会所有的成员给我们发言的机会。

全世界震惊地和愤怒地听到了以色列侵略者在黎巴嫩南部、西贝卡和拉希亚地区的占领区内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果说以色列1978年和1982年对黎巴嫩的侵略暴露了侵略者的本质的话，这些新罪行进一步证实了他们撤退时的狰狞面目。为了摆脱经济困难和避免军事失败，以色列最终不得不从黎巴嫩撤退。然而，所谓的三阶段撤退计划并不是出于善意的：它只不过是一个欺骗公众舆论的阴谋。

首先，以色列单方面取消了与黎巴嫩政府进行的关于恢复黎巴嫩对以色列军队正在撤出地区的主权的会谈。第二，以色列仍然保留不仅要再次教训黎巴嫩而且随意再回来的权利；第三，它显然一直在试图准备土壤，安置以色列挑选的亲信，以实现“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无形占领”的最终目标。为了推进这些目标，以色列正加紧镇压反对其占领的人民，这已经造成了千百个无辜人民的死伤。这些新的

行径使人想起了遭到整个世界强烈谴责在萨布拉和夏蒂拉的种族灭绝式的屠杀。我们不要引证载于第S/16974和S/16974/Add. 1号文件的具体事例。

更严重的是，当黎巴嫩代表怀着沉重的心情把这一事件提交到安理会，而安理会正在对此进行严肃讨论的时候，以色列又犯下越来越多的罪行。我前面的许多发言者已经详细描绘了这些罪行。以色列在黎巴嫩或它占领的其它地区的无辜人民的种族灭绝行径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任何东西也挽救不了它的失败——不管它的最强大的战略盟国给它的援助有多大或将有多大。

我们坚持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不法行为和对人民的屠杀；尊重安理会有关这个问题至今通过的决议和国际法原则，特别是1949年8月12日的《日内瓦公约》。以色列必须无条件地从黎巴嫩撤出其军队，严格尊重黎巴嫩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色列必须恢复与黎巴嫩的会谈，以制定出保证黎巴嫩接管的方法与措施。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黎巴嫩恢复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真正努力。本着这一精神，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在1985年3月6日的会议上通过的、由印度代表在安理会就这一项目举行的上次会议上提交给安理会的公报。此外，我们代表团真诚地敦促安理会采取适当措施，确保以色列贯彻安理会的有关决议。

黎巴嫩目前的事态发展只是中东复杂局势的一部分。只有借助一项保证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利和该地区所有国家，包括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利益的全面和平解决方法，才能解决这一局势。只有在一个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的范围内才能找到这一解决方法。这完全符合联合国与不结盟国家运动的立场。

主席：我谢谢越南代表对我说的实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我们悲痛地得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逝世的消息。他的逝世是全人类的重大损失。伟大的人民产生伟大的领袖。追求和平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石。我们相信，苏联一定会继续努力争取世界和平的目标，特别是在我们地区，通过一个有助全面、公正地解决阿以冲突的公正办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主持的关于中东的国际和平会议的范围内实现和平。我们愿向全体苏联人民以及苏联代表团的同事们表达我们的哀悼。

安理会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这场辩论，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尽管某些成员持有某种态度，我们仍愿感谢安理会全体成员。

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您——非洲的儿子、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国的代表——表示，我们非常满意由您来承担责任，主持安全理事会对一个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的讨论——主要是讨论占领黎巴嫩的新法西斯军队的残暴行径。

我们深信，以您的智慧和您对受压迫人民与和平事业的忠诚，您一定能够指导这场讨论，取得符合《宪章》所规定的联合国目标的成果。

过去几周，世界从电视屏、报纸等上面看到各种罪行，使人联想起纳粹暴行和大屠杀的情景。安理会每天收到关于在以色列占领下的黎巴嫩领土上对平民所犯下的这种残暴行径的消息。

在这些会议开始时，安理会得到最新的这类消息：纳粹式的暴行，如让人们靠墙站着，随后冷酷地枪杀他们。

我要一提的是，阿拉法特主席曾多次在信中提醒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表示他对平民，包括巴勒斯坦难民的命运非常担忧。他还强调了联合国的责任。我们巴勒斯坦人已经、并继续遭受特拉维夫新法西斯主义分子所犯的暴行迫害。

在黎巴嫩南部的这些新法西斯主义军队不分受害者是男人、妇女或儿童，不分

他们是黎巴嫩人或巴勒斯坦人，是耕地的农夫还是某一宗教或教派的信徒，或是履行其宗教义务的人。对新法西斯主义分子来说，所有抵抗继续占领的人都是“敌人”。

法西斯主义分子的这种行动方式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种新的行动方法。我们巴勒斯坦人曾经、并仍然在被占地区受到这种对付平民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之害，无论是在黎巴嫩南部，还是在伯利恒。人们必然要问，这些行动是报复，还是在执行一种思想理论，目的是从种族主义排外的以色列国中消灭所有的“异己分子”。这是否在推行一种必要的生存空间的政策？

各安理会成员记得，1967年10月29日，美联社报导，当时的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呼吁从西方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移民，以增加以色列的犹太人口，在被占的西岸定居。报导引证他说：

“以色列需要更多的犹太人……‘在那些今天我们不存在的、但却具有圣经上的名字的地方’也需要犹太人……。”

他谈到“那些我们今天不存在，但却具有圣经上的名字的地方”，这点很重要。犹太复国主义在黎巴嫩的必要的生存空间是众所周知的，可以追溯到1919年，当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宣布了它建立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家园的目标如下：

“……在西顿附近的地中海的某一点，随着黎巴嫩山脉丘陵的分水岭直至卡拉安，然后至比尔……”。

这只是他们对黎巴嫩的野心之一。

一位以色列前总理夏列特在其1954年2月27日的回忆录写道：

“本·古里安接着谈另一个问题。他说，这次要催促黎巴嫩，即黎巴嫩的马龙派教徒宣告成立一个基督教国家。我说这是废话。马龙派四分五裂。基督教分离主义派软弱无能，不敢有什么作为。一个基督教的黎巴嫩意味着他们要放弃蒂雷、特里波利、贝卡。任何势力都无法把黎巴嫩带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状况，更有甚者，这将会使黎巴嫩失去其存在的经济根据。本·古里安对我的话非常气愤。他开始例举要有一个受限制的基督教黎巴嫩的种种

历史论据。如果这一势态出现，基督教国家不敢反对。我说，创造这种局势的时机尚未成熟，如果我们自己出面鼓吹，将使我们自己陷入一场会带来耻辱的冒险。”

我从基督教徒方面和从任何其他方面都没有发现以色列占领军所犯下的纳粹式暴行得到任何基督徒的支持。

根据沙拉特所说，本·古里安对此不满，并于1954年2月27日写给他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很明显，黎巴嫩是阿拉伯联盟中最薄弱的环节。除了科普特教派教徒外，阿拉伯国家中的其他少数民族都是穆斯林。但是，埃及是阿拉伯国家中最坚实的一个国家，在那里，人口的大多数由一个稳固的集团、种族、宗教和语言组成。基督教少数并不严重影响他们的政治和民族团结。黎巴嫩的基督教徒也没有影响这种团结。在历史上，他们是黎巴嫩的大多数，他们的传统和文化与联盟中的其他成员不同。……但是，在混乱、革命或内战时期，事物呈现另一方面，甚至连弱者也宣布自己是英雄。”

我不想占用安理会更多的时间，列举其后发生的一切情况。但我们知道，根据沙拉特5月16日的回忆录，达扬——大家都记得他是谁——说，

“根据达扬，唯一必要做的是找到一位军官，即使是少校也行。我们或者赢得他的衷心支持、或者用钱收买他、使他同意宣布自己是马龙派教徒的救星”。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色列人的用意：他们想要黎巴嫩南部的那一部分。

此外，人们也许还记得，1978年，以色列进行的另一次侵略行动，占领了黎巴嫩南部，当时的以色列总参谋长莫德才·古尔毫不犹豫地吹嘘以色列占领军对平民所施加的残暴行为。他告诉一位记者：

“我并不撒谎。我给军队下了这个命令。当我命令以色列国防军进入居民区，批准一项开火主义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当我命令亚努舒（北部地区总司令）使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当我命令亚努舒尽快把坦克开进马隆角，从远处炮轰村庄，然后由士兵开拔进去展开白刃战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是我下的这道命令。”

人们还记得，在纽伦堡，纳粹军官受到审判，因为他们杀害了平民人质，而提出平民敌视他们作为理由，也挽救不了这些军官。我们还记得，这些军官被判处死刑，因为纳粹种族主义，纳粹的必要生存空间论和纳粹的残暴被打败了。全世界很快就要庆祝战胜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四十周年。

我不知道，犹太复国主义军政府中的新纳粹分子是否会参加这一庆祝活动，还是会为他们的盟友和帮凶的失败叫屈呢？当然，这并不是我们今天辩论的问题，但是，当人们谈到国家军事组织和纳粹之间的勾结的时候，人们自然会想到这些事情。

当我们谈到平民敌视占领军的时候，仅仅敌视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必须采取军事行动，抵抗占领军。这就是武装斗争。进行抵抗是人民的权利，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大会也已经认为这是合法的。

有人宣称，这些暴力行为是在以色列“开始从黎巴嫩撤军”的时候发生的。

这完全是弥天大谎，因为以色列内阁还没有（根本还没有）决定遵循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第426(1978)号，第508(1982)号和第509(1982)号决议从黎巴嫩撤出。以色列内阁已经决定在第二阶段在黎巴嫩东部进行布署——请注意我用的字眼——而且在第三阶段：

“以色列已经决定，以色列国防军将在黎从国际边界上进行部署，并在黎

巴嫩南部维持一个地带，以便地方军能够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支持下进行活动。”

正在进行武装抵抗的英勇的黎巴嫩人民并没有因为漂亮外交辞令而受苦。对他们和我们巴勒斯坦人来说，部署并不是撤军，正如我们前面说的，莫舍·沙雷特所戳穿的那样，所谓撤军的第三阶段就是在黎巴嫩执行和巩固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和野心。

该地区的勇士们正在有力和清楚地向特拉维夫表明：第508(1982)号和第509(198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无条件地全部撤出，最后从黎巴嫩的所有土地上撤出以色列军队；用代理人来维持以色列的控制并不是黎巴嫩人民的意愿，因而，他们要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抵抗外国占领，包括采取武装斗争的办法。

报界一直在报道拉宾对付黎巴嫩的铁拳政策和所采取的行动。我们还记得，为了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目标而采用的铁拳办法是以贾布丁斯基这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歪想为基础的，他的头像已刻在以色列的货币上成了永恒的纪念。因此，人们可以看清，为了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其他民族的态度没什么区别，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工党，他们都具有罪恶的倾向，企图实现其目标，即消除其他民族。

不幸的是，这也是美国政府支持的方法。这就是尊贵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美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仅因为一项决议草案没有提到“消灭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而投票否决呼吁结束在黎巴嫩的敌意行动的决议草案时说的。

一直有人试图转移安理会的注意力。例如，美国代表提到了暴力的循环。现在，有人居心不良地试图转移这次审议和辩论的注意力和方向。我们认为，没有暴力的循环，只有以色列的侵略、以色列的法西斯主义罪行、以色列的占领。另一方面，存在抵抗占领的神圣事业。黎巴嫩人正在英勇地履行他们的责任，行使他们的权利。因此，不存在暴力的循环。

美国代表谈到了行为的基本道路，她拒绝并对她称之为对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及其国民的威胁表示了关切。这是精神不正常的逻辑。因为，当美国在当时是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尼加拉瓜领海布雷时，我们该如何形容它的侵略行为呢？或者，我们该如何解释1983年11月14日《美国国会公法98—151》呢？我将不在安理会读那一《公法》了。我相信，它可能会被记录在案。

但是，这是对各国发展中的经济的威胁。把对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威胁制度化本身难道不是一种犯罪吗？

我可以向美国代表保证，他们对特拉维夫军政权的所有支持、助理国务卿墨菲在这一地区进行的所有的接触、讨论和讨价还价，包括在某些讨论和谈判中把黎巴嫩和黎巴嫩人民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都将失败。当戴维营进程未能给这一地区带来平时，我们以为华盛顿当局已经收取了教训。当时，巴勒斯坦人民的未来被当作了讨价还价的筹码。正如戴维营协议注定要失败一样，墨菲的工作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最后，以色列全部和无条件地从整个黎巴嫩撤出将无疑会带来一种没有抵抗的气氛，在安理会进一步审议的必要也就不复存在，起码就黎巴嫩而言是如此。

为履行《宪章》规定的责任，安理会成员国被要求现在就对以色列采取强制性制裁，惩罚它的野蛮行为，惩罚它对这一地区和平，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不断威胁。

主席：我感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对我的美言。

约翰·汤姆森爵士（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不知道你是准备如何继续进行这次辩论的。我注意到，发言名单仍然很长，而且我也不知道面前这个名单是否完整，是否会有更多的人要发言。考虑到时间已晚以及我们中有些人早有其它的约会，如果我们能早一点结束今晚的审议，我个人将认为是方便的。

主席：我想回顾一下，在上次会议上，我曾说，我打算在今天的会议上继续辩论议程上的项目，并在今天的会议上听那些尚未发言的代表发言，然后再表决决议草案。这就是在第2570次会议上取得的协议。我的名单上还有十位发言者。既然没有人正式要求暂停会议，那么我打算根据我刚才说的以及在第2570次会议上说的话做。我打算今晚让名单上所有的发言者都讲完。然后再表决决议草案。联合王国的代表是否对这一答复感到满意？

约翰·托马逊爵士（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感谢您回顾了您以前说的话。我刚才已解释过，既然名单上还有很多人要发言，而且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要发言，我希望安理会能在明天上午继续开会。如果我们非要今晚进行表决，那么肯定会有很多人将就解释投票发言，这样一来，要发言的就不止十人；谁也不知究竟会有多少人。简言之，我希望明天再继续开会。

主席：大家知道，我要看安理会成员的意见行事。联合王国的代表是否要求引用第三十三条议事规则来结束会议？如果是的话，我就问一下安理会是否同意引用该条规则。

约翰·托马逊爵士（联合王国）：是的。如果能这样做，我会感到很高兴。

主席：联合王国代表提出的程序问题符合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该条规则写道：

“下列动议按照排列次序的先后，对于与会议所讨论事项有关的一切主要动议和决议草案享有优先权：

“一，暂停会议；

“二，休会；

“三，休会到预定的日期或钟点；

“四，将任何事项提交委员会、秘书长、或报告员；

“五，将问题的讨论推迟到预定的日期或无限期推迟；或

“六，提出修正案。

“对于任何请求暂停会议或单纯休会的动议，应不经辩论，就加以决定。”

安理会的成员已经听到联合王国代表的提议了。有人反对通过该提议吗？看来没有。该项提议获得通过，我现在宣布休会。安理会下次会议将于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举行。

下午 7 时 15 分散会。